

供批判用

3-3

毛远新的两次谈话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五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毛远新的两次谈话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五日)

一、关于打击反革命和追查政治谣言的问题

公安部的电报收到了吧？施义之、祝家耀向中央汇报说“总理遗言”制造者基本上弄清楚了，至于幕后的还正在清查。“总理遗言”全国发现多少线索啊！追来追去还是追出来了。可见一发动群众，就能破得了。这是一个胜利。现在问题是涉及到浙江省委的领导了，不然总理患病的事，这些人怎么知道呢？我记得是一九七四年召开各大军区司令、政委的会议时，中央对总理患病的事打了个招呼，就是限制在那个范围，没有传达。为什么别人知道？我们沈阳军区有李司令、曾政委、我和王淮湘同志参加。王淮湘来参加是因为批林批孔他下不来台，想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一下。

追查谣言发现个倾向，就是光追查下边，对高级领导干部就不大敢碰。对一般党员、干部和群众查的很严，对市地委书记和国务院各部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谁去查他？政治谣言很多是上边传下去的，有些谣言就是邓小平自己讲的，有些是他周围的人散布的，何苦在群众中搞得那么紧张。有的地方抓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传谣问题不放，倒打一耙。谣言有两种：一种是吹捧邓小平的，另一种是传播“中央三首长的讲话”，这一种是以“左”的面目出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往往信以为真。有的地方对追吹捧邓小平的谣言抓得不紧，对追后一类的谣言抓得很紧。有的地方批

邓不搞了，学习主席指示受到了影响。这样搞把一般党员、干部和群众弄得很紧张，这样查不是个办法。追查政治谣言取得了很大成绩，公安部也汇报到上述这些问题。所以叫公安部发了个通知。

打击现行反革命要继续抓紧。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打击。对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继续制造反革命谣言的追查工作不能放松。对政治谣言的追查，注意搞的面不要过大，注意不要搞的群众过于紧张。对听了、传了谣言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接受了教育，提高了觉悟，吸取了经验教训，以后不要再上当就行了。要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群众传谣加以区别。

天安门广场事件，反革命分子想大闹没闹起来。四月三日、四月四日毛主席说过：这个好，可以暴露敌人。开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后性质变了，才拿起了棒子，不客气了！毛主席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好！四月七日，主席下了决心，发表了两项决议，发表了天安门广场事件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粉碎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主席站的高，看的远，从战略上处理问题，我们都没有想到。话又说回来了，事情是不是就完了呢？把纳吉再抬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别低估了。纳吉上来，下去，又上来。有些人寄托在纳吉还重新上来。苏修刚刚举起手来鼓掌，还没等敲响，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被粉碎了。日本报道说，苏修是垂头丧气。

二、关于加强学习，深入批邓的问题

要集中精力学好毛主席的指示，深入批邓。

可能六月份国务院要召开个经济工作方面的会议。要求各省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参加，还要请一些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参加，

这个会还没最后定下来。在这个会上要批条条专政，批洋奴哲学，批不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有是马钢宪法还是鞍钢宪法的问题。搞清楚经济战线上的路线是非。

一九七〇年全国计划会议，马天水、孔庆德在会上先开了炮，对条条专政大反一气，主席很高兴；在七三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条条专政又放了一炮。去年邓小平又要往回收，搞条条专政。条条专政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解决条条专政，发展什么生产力，见鬼去吧！

邓小平那么吹，抬轿子的人也那么说，邓小平“关心四个现代化”，“关心生产”。好象我们就不关心了！分歧的实质不是发展不发展生产，搞不搞现代化。我们认为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郑州铁路局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本来郑州铁路局归河南管，邓小平派万里去刮右倾翻案风，大杀大砍，整的铁路不通了。这就叫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

邓小平竟提出来要划几个大煤矿给日本人开，进口设备，用煤还账。邓小平还说这是个大政策。邓确定划给日本人开的煤矿是山东、安徽的煤矿，恐怕就是枣庄那一带。

因为唯生产力论没有批透，邓小平才钻了空子，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北京好多单位议论柴河铅锌矿顶了“三项指示为纲”他们说，证明路线斗争是可知的。经过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将来顶修正主义路线的会更多。

全国供销总社给中央写了个检讨。他们的一个局长到哈尔套和赶社会主义大集唱反调，还造华国锋同志的谣，当时就给他顶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哈尔套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那篇文章，是文元同志

亲自修改的。征求了我的意见，个别地方我修改了一下。

今年三、四月，上边发了一个技措费使用分成比例的文件规定。中央各部提取百分之三十，省提取百分之三十，企业留百分之四十。上海对这个规定就提出了意见。

国家计委管计划的据说有六十来个人，整天忙于事务，不考虑大事情，站得低，看得也低。搞经济工作的不研究生产关系。恐怕咱们那里也是一样。

国务院有的部在涉及到生产关系问题时，往往一说话就错，一办事就出问题。

国务院六月份要召开的经济工作方面的会议上，想发动各省、市攻一下。我们也要做点系统的准备。当然，涉及到中央各部的问題，要注意口径，涉及到部长这些人不一定点名字，但是非要说清楚，不能客气。

通过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斗争方向明了，应该敢碰了。党内资产阶级掌权，怎么能行呢！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摆一摆，看对生产力究竟是发展了，还是破坏了。

伯秋副政委打电话来说准备分战线召开一些会议，深入批邓，这个意见可以。我们在七四年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要准备好，要深进去，不要走过场。各条战线都要集中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邓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和层层揪邓小平是两回事。

我们省工交基建战线要开会，八百多人，要准备好。在这次会议上，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

线。会议上要做一些专题分析。对条条专政的危害好好摆一摆。要把是条条专政还是发挥两个积极性；是崇洋媚外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马钢宪法还是鞍钢宪法这几个问题，展开来摆一摆。

我们工交基建战线这个会议要开好。批邓要抓住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这个东西，要批深批透。这个东西批深批透了，必然要促进生产的发展。政治局的同志，看到了《辽宁情况反映》上关于大连鲇鱼湾新港建成的材料，很高兴。

我们省开工交基建战线的会议时，典型要准备好。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要用事实说明生产关系怎样障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并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关系上不断革命，才能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却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我们省里开的工交基建战线会议，能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点问题，就达到目的了。告诉一下武文同志，对工交基建战线会议上好的典型，要及时反映一下。

最近学习毛主席指示时，政治局把主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对陈正人同志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拿出来重新学习了一下。在这个报告上原来有薄一波的批注，把它删去了，又整理了一下。大家学了确实开窍。毛主席这个批示提的才高呢！其中讲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到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是不行的。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有的在引证主席这个批示时，把最要害的删掉了。只引了“管理人员要拜老师，学一门到几门手艺。这次一查原文，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从经济机关到企业的领导，差不多还处在主席批示的那么个状况。

批林批孔批得好的，批了七二年回潮的，凡是这么做的，底子就不一样。

批林批孔时，人民日报就搞的好，批了王若水的所谓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人民日报还组织工农兵群众评论人民日报，看那一天那一版那篇文章发的好，那些发的不好，对人民日报直接进行批评，开门办报。人家敢给党报提意见，这条好。有的工农兵评论小组因事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拉了一天没评论，还得补上，可认真了。辽宁日报也可以这样做。天安门广场事件时，人民日报记者反映的情况旗帜很鲜明。四月四日人民日报记者就反映说这里边有鬼。发表的人民日报记者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综合报道，就是那几天材料的综合，没有大改。发以前毛主席看了，说就发这个，登报。原来是准备发内部文件的。

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工、农、兵、学生、小官拥护的多，大官不太积极，不那么容易接受。

我们要做这个准备，纳吉要上台这次不过是个预演。主席站的高，看的远，一露头就及时给处理了。邓纳吉下一次会不会再上

台？很难说啊！从批邓的情况来看，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他上台后要给叛徒、死党翻案。薄一波、杨尚昆的子女都到过邓的家，邓让他们的子女向这些人问好，要他们注意身体。彭真、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等人都等着邓小平。一直到天安门闹事时，杨献珍家里还摆酒席。实际上这些人都在活动。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子女在外边活动。到邓小平那里，他就接见、转信、问好。可别小看了，他们说干真能干得出来！邓小平一上来，就想把刘少奇的案整个翻过来。邓直接给刘少奇翻案困难；但他可以给刘少奇那一伙翻案。将来就没有人给邓小平翻案？可别以为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了，就万事大吉了。现在已经感觉出一些味道了。现在公开跳出来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将来就没有人推出邓小平来，按目前的状况来看，并不是没有这个危险。一些民主人士、教授、右派就说，天安门这伙人真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的说，你纪念周总理不越轨不就完了，一越轨不就让人家抓住尾巴了。去年有人造舆论，造谣很凶。借悼念周总理的幌子，煽动一些人。这个事不光北京有，南京有，其它一些地方也有。恐怕不是自发的，事先一定有串连。利用人们能接受的一些旗号，这次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旗号。如果将来敌人再换一个手法，是不是还有人受骗哪？这是一条经验教训。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现在形势对资产阶级不利，资产阶级正在重新调整队伍，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会重整旗鼓，还要来的。可以预见，肯定要有反复。我们稍一放松，就有可能又反复回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哪年太平平的过过，翻来覆去的。去年毛主席提出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邓小平就干扰破坏；主席提出评论《水浒》，他也干扰破坏。因为评论《水浒》就评到他的头上去了。

党内干部接受邓小平那一套的，多是有权的。现在认识到，党外的资产阶级不大可怕，可怕的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和邓小平的事没有完，下一次再有点风吹草动，邓纳吉还有可能上台。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他的？邓小平上台就没有人拥护？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鼓掌。我们不要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不可沽名学霸王。

要把毛主席指示学好，要把批邓深下去，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越好，批邓搞的越深，将来他们翻案也越难，修正主义上台也就越难。批林批孔搞的深的地方，右倾翻案风就刮的不那么凶；坚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好的地方，右倾翻案风也刮的不那么凶。批林批孔搞的深一点的，这次反复就小；批林批孔没搞好的，这次反复就大。所以说我们工作做的好，就不致于出大问题。搞的不好，就很难说啊！这次学习搞的好一点，批判搞的深一点，将来我们就会好一点。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经验教训不少。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也不少。问题是怎么使党员、干部的觉悟提高一步，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批邓的基础上，还得有些措施来保证。

我们的理论讨论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以后，全国都在搞。有的地方比我们搞的还活跃、还好。搞的好的地方，是用理论联系实际说明问题，而且方式也更活跃。沈阳军区最近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记者反映不错。沈阳军区副司令、副政委和战士一起讨论一个题目，反映很好。过去训人家，现在和战士一块讨论问题，不懂的要听战士的，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啊！

三、关于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可能要做适当的调整，有的地方完成的很不好。全国一至五月比去年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七点三，但按国家计划并未完成。

现在全国煤炭超产，但运不出去。河南和辽宁欠产，我们欠产主要是抚顺吧？我们无论如何得把煤炭搞上去。

原油全国超产，也运不出去。

一段时间铁路不通畅，一个郑州、一个兰州，西南也有些铁路不通畅。对全国影响很大。

再加上一些人的精神状态不好。广交会外国人骂我们，说我们不如过去。派李素文到广交会去了一下；把外贸仓库打扫了一下。结果今年的广交会成交额还超过了去年，你说就那么难啊！

要准备扫仓库。清查仓库要让地方查，查的结果报省委，查仓库不能让各部查。外贸库存就有一百二十三亿，浪费很大。外贸可先组织个工人班子去查一查，不要外贸系统自己搞。查出来的东西有多少，开个大单子。这些东西现在质量状况怎么样，压了多少年了，都说清楚。说轻工市场有问题，清查以后有些轻工产品，短时间不能外销的，可以转国内市场销售。现在钢材不足，谁知道钢材压了多少？钢材，今年要进口三、四百万吨；而现在国家库存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万吨。从库存里边拿出二、三百万吨没有问题，但是就拿不出来。华国锋同志说，原因还是条条专政。如果下放给地方就不致于积压那么多。当然罗，进口的是些特殊钢材，库存不一定完全满足需要。各部这个站那个站多得很，下一步，考虑对各部的仓库查它一次，查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紧张，就先用，一方面向

上边备个案，无非是他骂你一通，材料已经用了。上海纺织工人查了积压的纺织品，发现有些纺织品发霉了、烂了，罐头变了味，才拿到国内市场上卖，工人气死了。好多不合理的事情，看到都气人啊！

还有个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问题。我总觉得在这个事上劲头不大。怎么把群众智慧发挥出来，在这方面要多下点功夫。要搞大会战，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起来。七四年我们提到工业也要学大寨，在改变生产条件上下功夫，但没有落实。农业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行，工业也有这个问题。东北工业的老底子不改造不行，不改造的话，生产条件就改变不了。有些厂子就是给我多少煤、多少电、多少料，我就干多少活，无所作为，一天天的混。为什么这个事情搞的不好？恐怕还是受了条条专政的限制。条条专政你要敢顶它。当然要首先抓好学习、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但不在这方面下功夫也不行。我们不要指望着再建多少厂子，现在的厂子没有煤，没有电，还停在那里呢！特别是国防工业，人力、物力闲的厉害，你就可以给他任务，让他去改造厂子。在这个问题上，希望今后沈阳要带个头。现在沈阳不如旅大，要向旅大学习。我们要向上海学习，我们比上海差距更大。

要节约煤、电和原材料。对燃料、电力、材料的消耗，要树立好的标兵，节约的标兵。拿好的标兵来进行对比检查，你要不服，你来做做试试。树起了好的标兵，就要求别的厂子都要按它这样去做。搞这个事不是光通过某个部门去做，而是要搞群众运动。现在人家有的地方组织了“会诊”队伍，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检查。搞不起来主要是上边的老爷碍事。市委真正抓起来，大力支持这么

搞，你看他干不干，你看推动推不动。沈阳市耗煤、耗油、耗电、耗原材料最大的厂子，你就找他厂子，发动群众，你看他能不能节约。他自己搞不了，我市委就发动人给你会战，你看行不行。造成个声势，突破一下子，解决一下子。

要搞综合利用。全国一些先进单位，综合利用搞的好。人家杀猪场在猪身上提取了很多药品，猪肠、猪肚等等都用上了，他创造的价值比原来高多少倍。而我们一些厂子有用的东西都扔掉了。人家山东从猪眼睛里边提取了一种非常名贵的眼药水。

还有一个污染问题。沈阳化工厂搞的好，院子、车间都有花，叫人看了心情特别舒畅。污染要和综合利用、减少损失浪费、降低消耗、回收等一块解决。沈阳要争取下半年能搞出点名堂来。我们工业恐怕还是条件好的关系，如果煤、电再少给一点，逼一逼我们，也许会好一点。凡是污染的厂子，都要组织工人来检查，要发挥工会的作用。要造成舆论，抓住那个污染严重的厂子，攻它一下，有困难全市协作。看那几个是污染的厂子，彻底查一下，下决心解决。官僚主义者阶级老爷不管这些事。搞这个事，不发动群众不行，要搞会战。

在生产的组织上也要搞几个大的群众运动；当然也要搞好计划安排。

我们工业发展的速度还是慢，有好多因素，更多的要看自己的因素。经济指标不是不要，过去是靠管、卡、压的办法来完成指标；我们是靠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发挥工人的积极性来完成指标。我们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们是用鞍钢宪法来搞生产，和邓小平走的是两条路。

去年我们有地震、水灾，右倾翻案风的干扰，产值增长还七点多；今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季度才提高四点几，不象话。说有煤、油、电、原材料、运输等客观困难，那一年没有？省里的工交基建战线会议应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有客观的影响，还是多找点主观的原因好。不要等到年底再研究。上半年还有一个半月，要抓紧。应该超过去年的速度，把经济工作搞的更好，不只是从产值上打主意，更重要的要从政治上来考虑。我们省潜力很大，不用国家增加什么，就大有可为。

今年鞍山的钢应该超过六百零四万吨。我记得历史上最高水平是六百零四万吨，今年无论如何要搞到六百零五万吨。如果国家调整煤、电，条件不允许，那又是一回事。

农业今年无论如何不要再向国家要粮食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不要把吃返销粮的帽子再戴上。副食、油人家骂我们，副食、油也要比去年搞的更好一些。市场、群众生活都要搞好。

大家讲形势好、形势好，但我们对国家贡献太小，我们应该做的更好。我们省的生产应该超过去年，产值增长应该在百分之八以上，不算高吧！不光产值指标要超过，七项指标都应该搞好，有没有可能啊！得研究些具体措施，在现有条件下把生产搞的更好。

我们总的是往前走，主流是好的。问题是当前通过学习、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怎么样使各项工作搞得更好一些，争口气。人家说，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生产。说万里不好，可火车通；你好，火车可不通了。事实上是右倾翻案风破坏了生产。主席说：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就是指的郑州、兰州铁路不通说的。郑州铁路不通就是刮右倾翻案风的结果。所以群众说，万里不倒，火车

不跑。我们省经济建设的速度能否大大提高一步，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敌人造谣诬蔑没有啥了不起，我们要把工作做的更好，就是对邓小平的有力批判。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怎么把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更好，才能在经济上出成果。

上海六八年只剩下个把月的时间了，工业生产产值比六五年差一个亿。市里提出来发动工人，那怕超过六五年一个亿也好，这样一动员，年底超过了七、八个亿。

辽宁要跟条条专政对着干，不容易呀！人家一发电报，一骂就不敢了，得罪不起呀！上海受条条专政影响少一点，他们的工业发展就快。前几天听国家计委的汇报，在南方建玻璃厂，燃料是山西煤矿的一种煤，建起来以后，还得从山西往那运煤。华国锋同志说，湖南玻璃厂用本地的低质煤经过加加工一样造玻璃。煤炭部计算煤的成本不算运费，所以他们认为成本不高，所以问题总是解决不了。最大的障碍是在老爷那里，一类老爷国家，二老爷省，三老爷市，障碍就在这里。

北京各条战线都搞了十年总结，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们也要搞一下，不光有数字，还要有事例。《辽宁情况反映》可分战线，如工业、农业、财贸、文艺等，反映一下。也可以考虑对十年成就搞个内部宣传教育的东西。

四、关于教育革命的问题

教育革命这个问题，不单是就学校论学校的问题。几十年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在这里边，不要觉得教育是个小事情。看看苏修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学生，花那么多的钱培养成为修正主义的头目。广义的讲，下乡知识青年、学

送到工厂做徒工、社会教育都是教育。教育革命刚刚开始，而且是很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就翻回去。去年刮右倾翻案风我们顶了一下，如果刮他三年四年呢？能不能顶住哇？苏联历史上有两次教育大辩论。列宁在世时有一场大争论，当时列宁格勒一派，莫斯科一派。争论的结果，列宁格勒派失败了，莫斯科派胜利了。当时他们的争论，也是说教育不正规，教育要消亡了，和我们现在的争论差不多。当时列宁也是想搞教育革命。第二次大辩论，是一九二九年或三〇年。斯大林提出教育主要是攻克科学堡垒。可以说是对列宁在世时的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结果列宁格勒派又上来了。联系到我们的教育革命，在主席领导下，步子大，成绩大。但有没有可能和苏联一样，出现那样的反攻倒算？苏联一反攻倒算，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样的大学生都出来了。教育革命现在看还很可怜。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翻回去。极而言之说，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事实上，教育革命后学的知识不比教育革命前学的知识少。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很多人都如此想。我们批林批孔时提出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些人接受不了。有人说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公安局干啥？包括一些工农兵学员也接受不了。教育革命不单单是学生的问題，涉及到社会问題。邓小平抓教育是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教育问题，辽宁很突出，比上海还突出。表扬的多，骂的也多。经反击右倾翻案风，骂的现在堵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差的远。教育革命要真正深下去不容易，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一些问題并不是发个通知就能解决问題的。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别叫行政工作走在政治思想工作

前头。教育革命的任务重得很，我们的工作要深入到学校里边去，要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原则可以笼统说一说，但具体做到就不那么简单。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先从教育战线开始的，主席提出教育革命大辩论。邓小平现在下了台是不是就完了？邓小平下台给教育革命造成了有利条件，但工作搞的不好，教育革命一样翻回去。我们少在外边吹一点，多做点实际工作。吹的越高，摔的越重。我们一些同志，很得意的时候，下一步可能就是很不得意。骄傲就摔筋斗。我们要在工作上下点功夫，不仅党内要做，党外要做，群众也要做。要使教育革命这个大辩论深入下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什么？立什么？要抓典型，要抓经验，要抓政治思想工作。象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这样的问題，宁肯不下规定，不急于发什么文件，可先推广先进典型经验。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主席就拿出了六厂二校的样板，比拿什么条条强多了。行政命令这种毛病往往是领导上犯的，因为他有权下命令；大学的负责人就无权下这种命令。我们省教育局有个姓屈的副局长来北京讲了“三来三去”的经验，讲来讲去还是那么几句话。我看不如抓个大学，把矛盾解决了，事情做到了，请人家去看。我看教育局屈副局长那个发言，还是过去我们议论的那几条，反来复去就讲那么几句空话，搞了一年还是那么几句。而且要人家教育部下命令，要全国这样做，我主张抓典型，搞得更深入一些，不要急于搞什么行政命令。你社来社去朝农做了，铁岭农学院还没通呢！一些问題我们可以提出，可向那个方向努力，但不一定下命令做规定。你的命令、规定大方向对，但命令、规定管多大用？在这方面不要急，要推广样板，推广典型经验。例如，去年我们推广沈阳令闻粮站、第

五医院的经验，推广的如何呀？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可以，但下个文件规定行得通行不通啊？我们的工作要做得实一些。舆论要大喊大叫，但工作要跟上。我担心，全国吹我们，我们脑子发热，我这个担心也可能是多余。一些好事不是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得了的。去年我们在鞍山，让他们推广令闻粮站的经验，要解决一些缺粮户的问题，不知现在推广的怎么样了？方向性的新生事物有的地方做了，名声很大，抓而不紧，作用和效果有多大，很难说呀！我们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带头喊带头叫，如张铁生、朝阳农学院等。如果做不到，推不广，是白喊白叫。这就要找找是什么原因。包括工业战线上一些新生事物在内，我觉得吹的和做的有差距，将来不要人家攻自己就垮台，何况人家还攻呢！“三来三去”在一个学校做到了，比去教育部介绍好。看到省教育厅屈副局长的讲话，还是去年那些话，拿不出样板来。在这方面我们工作要做得实在一些。“三来三去”做的过程中允许有“漏洞”。人家说部分大学生还得按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咱们的发言中就说按需要分配就是个“漏洞”。我们发言堵得严严的，不允许人家有“漏洞”，我们也没有都做到啊！现在一部分大学生按国家需要统一分配，不是后门，而是大门，要经过很多工作才能逐步的关上这个门。社会主义文化课怎么上好啊？开门办学怎么办好啊？一开门就放了羊，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好。教师队伍的改造怎么搞？有一大堆课题。上文化大革命课是个具体内容，这是应该的。沈阳军区有个材料，在部队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这也是应该的。

这次学习毛主席指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子。你那个

教育也不过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你还有多少可吹的。

五、关于省委领导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那些材料，乌七八糟，我都看了一下。其中就有骂辽宁的，说“追根寻源，海辽两家，清华不清民心清，北大不大中华大。”他们骂上海、辽宁，骂北大、清华。上海名声“不好”，其次是辽宁“不好”。敌人这么骂我们总是有我们的长处，但也要看到这场斗争的尖锐复杂。有人造谣，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席不知道，看到我们辽宁的责任重大，我们的工作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对省委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工作的好坏，涉及到这场政治斗争。我们的工作做不好，就帮了邓小平的忙，给人家一借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少，已经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们要把工作做的更好，包括革命、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得更好。人家的骂我们，我们有点惭愧。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做的那么好，够不上人家骂的那么惨。人家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就更多了，议论的一些东西什么都有了。

省委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在全国来说，形势相对的好一些。但我们的问题一大堆，生产也包括在内，一些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有的省右倾翻案风刮的厉害，问题多一些。我们省总的形势是好的。怎么把革命、生产搞的更好一些，怎么跟上这场斗争的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从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以来，中央报刊表扬辽宁的特别多，去年辽宁是啥也不是，到处挨骂。现在说我们好话的多了。实际我们的工作不是那样子，差距不小。省委的同志头脑要清醒些，怎么把

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些，给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各部召集省里去介绍经验，话不要说的那么死。我们做了百分之百，讲百分之七十就可以啦；可不要做了百分之七十讲百分之百，新生事物有个发展过程，完善过程。

去辽宁看东西的多，吹的也高。我们头脑得清醒。吹辽宁学习毛主席指示的稿子我给拖黄了，吹省委的，全国还没有呢！报道基层的可以。辽宁名符实不符。我们主观能动性是否够啊？有些问题并不是马上做到的，要看效果。

今年日子好过了，我倒有些担心了，外边压力不小，内部矛盾就上来了，加上骄傲情绪，就要出问题。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还差远了。我们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好长时间不直接接触咱们省的工作了，不大了解情况，提出处理意见难些。家里能定的问题就家里定。